从中东撤军？美进退两难

■杨 淳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决定，从波斯湾地区撤出部分美军部队和装备。外界对美军的撤军方案众说纷纭，相关情况或对中东乃至全球安全局势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叙利亚的美军车队

透露意向

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1日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指示五角大楼开始从波斯湾地区撤出部分美军部队和装备。

报道称，美军目前已撤出至少3套“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包括部署在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1套。报道指出，截至2020年年底，美军在中东地区驻扎的兵力大约为5万人，随着撤军进程的启动，美军将进一步削减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除防空系统外，航母以及部分用于侦察、监视的装备，也逐步从中东转移到其他地区。2月1日“尼米兹”号航母驶离波斯湾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处于“零航母”状态。

从近期动向看，美国作出撤军决定前，在中东地区军事活动十分活跃。据美国《空军时报》报道，美国空军两架B-52轰炸机近期在中东地区上空巡航，目的是向伊朗发出警告。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两架B-52轰炸机由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战机伴飞，这是美国今年第4次向中东派遣轰炸机。美军声称，这两架轰炸机是为“遏制侵略行为，让盟友相信美军对该地区安全的承诺”。

猜测细节

对于美国的中东驻军撤离方案，外界众说纷纭。综合来看，具体细节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将部分军力转向亚太地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军费将不再有明显增长，美国在应对中东地区安全威胁的同时，将更多资源聚焦“大国竞争”。外界认为，美军或将战略资源从中东地区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保持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不断增强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美国难以将注意力同时集中在中东和亚太两地。从短期来看，美国能够根据两地局势紧迫程度、利益大小进行相应调整，但从长远来看，美国为实现目前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野心，势必会限制介入中东地区内部事务。

二是调整航母轮换策略。外界认为，美军将重新考虑在海湾地区持续部署航母战斗群的成本效益。去年以来，为应对“伊朗不断增加的侵略行为”，美海军在海湾地区的军力部署大幅增加。然而，这一举动不但没有达到威慑效果，还为美海军的战备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下步，美海军或采用短期部署方式。例如，抽调驻扎在太平洋和欧洲的航母，在海湾地区短暂停留。同时，美海军或在海湾地区保留较小规模的水面舰艇，维持军事存在，保障海上安全。

三是减少持续作战部署。外界认为，美军将从中东撤出一些长期部署的进攻型作战力量，提高多边作战演习频率。美军旨在通过此类演习熟悉作战区域，转变作战模式，保持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来说，提高地区合作有助于增强自身军事实力，而联合演习则可使美国定期加强前沿威慑。

四是回撤总部工作人员。外界认为，美国或在未来10年尽可能减少中东司令部工作人员数量。目前信息技术方面的进步可实现战场画面实时同步，美军无需在前沿地区部署大量工作人员。回撤总部工作人员可减少前后方重复任务。此外，美国当前在海湾地区驻扎数万名士兵和家属，将他们撤回将减少伊朗对其公民的生命威胁。

进退维谷

从当前情况看，美国此次透露从中东地区撤军的计划，一方面是为应对中东局势变化，适当调整兵力部署，为强化亚太和欧洲等地兵力部署预埋伏笔；另一方面则意在为美伊重启核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提前掌握舆论主动。未来，美中东撤军计划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一方面，中东利益牵扯多。中东地区关涉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从军事角度而言，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仍然活跃，其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频繁活动，美国在该地区仍需保留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从经济角度而言，美国作为世界石油进口大国，绝大多数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确保石油价格稳定和运输路线安全对美国至关重要。从政治角度而言，美国一方面要承担对盟友的安全义务，维护地区稳定，维持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对伊朗保持遏制态势，在伊核协议问题上有所作为。在此背景下，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军没那么轻而易举。

另一方面，战略回旋余地少。美国频繁的海外军事行动和高昂的海外驻军军费虽然有利于美国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但损害了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利益，更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严峻的背景下，削减中东驻军势必在美国国内获得支持。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根基已经撼动，地区影响力、控制力和塑造力正在下降。即便美国维持当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伊核问题、巴以问题和反恐问题等仍然复杂难解，如今想一面撤军一面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可谓希望“鱼和熊掌兼得”的一厢情愿。总之，作为地区乱局的重要根源，美国的中东撤军计划前景不明，未来存有较大变数。

俄美对阵『太空新战场』

■石 文

近日，俄罗斯媒体分析俄美两国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战争场景，引发外界关注。报道称，双方都在加紧抢占“高新”领域技术制高点，或以克制姿态在两大空间发动小规模、低烈度的攻防战。

破坏性类似“核战”

俄美两国是世界上率先公开成立太空和网络战部队的国家。俄在空天军编制下组建航天兵司令部和1个太空集团军，担负空间侦察和轨道管理，以及空天防御任务。

美太空部队采取“太空军-太空司令部”的双轨架构，执行轨道战、太空电子战等任务。美还拥有133支网络任务部队共计6100余人，担负网络空间攻防任务。

俄媒称，两国均拥有成建制的专业技术力量，虽然都标榜“军力建设的防御性”，但现实中都“或明或暗”实施作战行动。目前，仅有《外层空间条约》限制太空领域军备建设，网络空间领域则依靠彼此“默契”。俄专家分析称，基于“脆弱的约束条件”，一旦两国把战火“延伸”到两大空间，其破坏性类似“核战”。

俄媒列举几种可能发生的场景。其中，由常规冲突引起网络攻击，并引发空间战争“最具风险性”。太空战场方面，对侦察、导航和通信卫星的攻击，将彻底引发战争，受攻击方在失去“太空战略资源”后，可能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手段实施报复。同时，“不可控的太空战场垃圾”将引发另一场灾难。网络空间作为特殊战场，“战火”可能引向电网、交通、金融等民生基础设施，导致“军事目的的作战行动演变为国家灾难”。轨道战、太空电子战、网络战等新型作战样式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

“有限对抗”

报道称，俄美两国或将保持克制姿态，以威慑示强、警告等方式管理战场行为。

报道称，两国“心照不宣”在公开场合展示太空战力。美正在进行X-37B太空战机第六轮轨道试验飞行，该机可在200千米至750千米高空完成迅速变轨、机动，并将航天器送入轨道，轨道巡航飞行时间可达2年。俄宣称“佩列斯韦特”激光武器“可以从地球上摧毁对手卫星”。

俄美作为航天大国，天基资源丰富，大规模对抗不符合两国核心利益，毕竟“一旦发生太空战，人类将倒退几十年，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

在网络空间领域，两国将延续“斗而不破”的对抗态势。俄专家认为，美目前不会对俄发动网络攻击，主要原因是“不愿撕破脸”和“技术层面仍面临较大瓶颈”。俄罗斯坚持将网络战与信息战、电子战及火力战“混合”开展，则是向美方示强的重要手段。

美军X-37B空天飞机在轨运行想象图

印度“潜艇国产梦”悠悠不断

■孟 强

《印度时报》报道称，印度计划建造6艘本土研发的攻击型核潜艇。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安全委员会将在两个月内批准首批3艘核潜艇的建造，首艇计划于2032年建造完成。

企图实现战略自主

印度潜艇严重依赖进口，目前只有一艘从俄罗斯租借的阿库拉级核潜艇达到战备标准。2019年，印度与俄罗斯达成协议，以超过30亿美元的价格租借一艘更先进的核潜艇。在常规潜艇领域，印度现役基洛级、鲉鱼级和209型潜艇，无一例外都是引进。

长期依赖海外装备让印度对潜艇国产化充满紧迫感。《印度海洋安全战略》指出，海上装备国产化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战略考量，核潜艇领域实现国产化有助于战略自主。

印度海军一直梦想拥有一支国产潜艇部队。2015年，印度第1艘国产弹道导弹核潜艇“歼敌者”号完成“弹艇结合”试验，该艇排水量约6000吨，可携带6枚533毫米鱼雷和12枚K-15弹道导弹或4枚K-4巡航导弹。

尽管印度自主建造的核潜艇已服役，但“歼敌者”号无法让印度海军满意。该艇搭载的K-15弹道导弹，射程仅750千米，不具备战略威慑能力；K-4巡航导弹至今没有定型量产。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印度国产核潜艇有名无实。

此次印度计划自主建造6艘核潜艇，是实现海上军备国产化的再一次尝试。在印度看来，拥有国产核潜艇是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体系的重要一步，其称霸印度洋的战略野心不言自明。

国产化路漫漫

从目前情况来看，印度在自主研发核潜艇方面存在很大的技术壁垒，实现国产化之路不可能平坦。

一方面，生产速度缓慢。印度西部海军司令鲁特拉曾公开批评印度的潜艇生产速度远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2005年，印度向法国订购6艘鲉鱼级潜艇，协议在印度建造。印度企图通过鲉鱼级潜艇本土化生产建造，为印度潜艇国产化研发建造奠定基础。然而，鲉鱼级首舰比计划延迟5年入列，不仅时间上严重滞后，成本也严重超支。印度自主研发的核潜艇进展更为缓慢，“歼敌者”号从计划批准到下水耗时25年。生产效率低下使印度很难按照既定时间推进国产核潜艇的建造。

另一方面，建造能力低下。印度造船业基础设施建设较差，造船厂生产效率较低，质量难以过关。印度海军希望建造国产装备，但其掌握的核心技术有限，船体材料、动力、雷达等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主要依靠进口。印度严重缺乏高屈服强度钢的制造技术，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的特殊钢材全部依赖进口。

此外，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困扰着印度海军，阻碍印度核潜艇国产化进程，6艘国产核潜艇能否顺利建造的确是个未知数。

印度鲉鱼级潜艇

澳美合作研发导弹意欲何为

■季 澄

据美联社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近日宣布，澳政府拟斥资10亿澳元（1澳元约合5.01元人民币）与美国联合研发制导导弹，在提升澳国防能力的同时，增加国防技术岗位就业机会。

强调“自主权”

莫里森表示，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武器装备自主权”至关重要。澳国防部将选择一个“经验丰富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运营一家新企业，加快自身导弹制造发展计划。澳之所以将“武器装备自主权”列为国防建设优先事项，主要基于以下3点考量。

首先，补齐澳国产制导导弹领域短板。据美媒披露，澳已数十年未制造过先进导弹，主要依靠进口满足防务需求。澳战略政策研究所预计，如澳继续依赖进口，未来20年至少需花费1000亿澳元采购导弹和制导武器。而在澳领土联合研发，可填补其在导弹制造领域的战略空白。

其次，保障国防供应链，改善军工企业就业形势。在澳方看来，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武器装备自主权”提升，将在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下，为澳军事行动提供装备保障。军工企业就业方面，澳国防工业部部长普赖斯表示，制造国产导弹将创造约2000个就业岗位。

再次，推动军工产品出口，重塑国际竞争力。2018年，澳政府发布新国防出口战略，计划10年内投入2000亿澳元扶持本土军工产业建设，力争2028年前将军工产业打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型产业。澳希望借助国产制导导弹，跻身全球10大国防出口国。

另有所图

近年来，澳美军事同盟不断深化，两国的同盟关系一直是澳防务政策的基石。外媒分析，澳此次与美联合制造导弹的真正意图绕不开亚太地区。

对澳方来说，澳在《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中，明确亚太地区是未来国防规划重点方向，拟在未来10年投入2700亿澳元，以应对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通过合作研发进攻型打击装备，国防建设重点由本土防御型向亚太地区拓展的进攻型转变。此次合作是其强化防务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此前一系列强化亚太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延续动作。

对美方来说，澳独特的地缘优势以及两国的同盟关系，使澳成为美落实“印太战略”构想，完善地区军力部署不可或缺的“棋子”。

然而，澳国家经济自2020年疲态尽显，对其研发先进武器造成较大财政掣肘。此外，澳自身尚不成熟的技术条件，极可能使其在与美方的防务合作中形成单向依赖。澳以地区局势紧张为借口，追随美军事战略调整、扩充军备的做法，不但将削弱自身安全政策的自主性，还将危及地区战略稳定大局。

地址：北京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部电话：(010)66720702 广告部电话：(010)6858981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